



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也父克勤國初守

濟寧孝孺其仲子也始生之夜有大星墜於其所生而精敏絕倫雙瞳如電日讀書積寸為文深醇雄健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四侍父北游齊魯間觀周公孔子廟宅慨然歎曰使吾遊孔門顏閔縱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有輩豈皆讓之邪但世無孔子不得依歸耳弱冠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濂亟稱其文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



之用。逐文場不知孰先孰後也。然孝孺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時人以爲程朱復出也。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孝孺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甌無儲米者。豈獨我哉。洪武二十五年召見。容止端整。上喜謂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考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稱旨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王前。王嘉納之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蓋以聖賢待之也。革除初年用交薦爲翰林侍讀。入內閣備顧問。寵

任特隆

文廟登極欲詔天下以問姚廣孝曰

孰可使代草對曰必方孝孺數召不往迫之斬

棄而見命草詔曰有死而已遂就戮爲絕命詞

曰天降亂離方孰知其由奸臣得計方謀國用

猶忠臣發憤方血淚交流以此徇君方抑又何

求嗚呼哀哉方庶不我尤宗族坐死者八百四

十七人孝孺直諫劾毅尤篤人倫克動之守濟

寧嘗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宋濂

沒于獲自漢中走蜀哭之其學得之家庭而淵

源於伊洛文章類蘇氏而正論過之所著有遜

志齋集行于世

袁袞曰昔管仲不死子糾王魏不死建成而卒
為霸王之佐有大功然春秋不以召忽之死為
非也夫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方公雖得慘禍
惡可少之哉 文皇帝他日有曰彼食其祿自
盡其心爾而 昭皇帝亦曰若方孝孺輩皆忠
臣也大哉 王言觀此則諸公之死得失明矣
袁袞曰方孝孺之於 文皇湯武之夷齊也

黃子澄齊泰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袁州分宜人也洪武癸亥

貢入太學明年定科舉之制子澄中應天鄉試

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

脩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

建文君立方幼冲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心服

子澄議削王侯之權大見信用時周齊湘代岷

五府相繼扇動詔徙周代二王於邊而降齊岷

為庶人湘王聞訃自焚死 文廟亦被捃摭加

譙讓已卯七月靖難師起移檄言 建文君崇

信奸回離間骨肉今遵 祖訓奉天征討罪人

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且去建文年號惟用

甲子首以誅齊秦及子澄爲名詔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討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萬往禦之時景隆以驕庸當國性復奸回自負有文武林建文君特寵信之臨行子澄授以方略景隆依違而已子澄深以爲憂景隆攻北平城不克累戰輒大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盛庸顧成等相繼敗降子澄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以贖誤國之罪乃賦詩見志聞者哀之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已渡

江矣。景隆開門迎謁。有詔執子澄等責問不服。子澄遂死之。命赤其族。一子易姓田經赦。乃復姓家湖廣之咸寧。袁州人祀子澄于鄉賢祠。齊秦應天溧水人也。累官兵部尚書。與黃子澄特見親重。北兵起。秦主征討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建文君日召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而已。兵至金川門。潭王及李景隆開門迎降。秦走廣德。尋被執。不屈。族誅。袁袞曰。昔晁錯建議。削諸侯。卒有七國之變。以建文之幼冲。而削諸王。封爵紛紛變易。多出黃

齊之謀舉百萬之師而付之一景隆其敗宜矣
余特哀其忠於所事而踈於謀國故特表焉

練安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臨江新淦人也父伯尚洪
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
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安少奇邁志操
不凡游邑庠與金幼孜友善嘗謂之曰子他日
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
入對大廷極言今日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
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

人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高皇帝嘉之擢
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脩撰以母喪去服
闋陞吏部左侍郎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革除
初年與方孝孺等特見信用遷左副都御史會
御史府成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安極論李
景隆奸邪不忠一日於朝班中執景隆數其罪
請誅之不聽安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
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脩
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過惡書下群臣及兩
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安言國事至此

尚不容人言邪。文皇帝既即位，有詔治奸黨。安不屈，族誅。姻親被逮，戍邊者甚衆。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禮仕于朝，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少保楊榮，乘間以聞。文廟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後同知王佐輯安遺文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始命有司梓之，立金川書院以祀安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記焉。」

陳迪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也。洪武初，辟郡學訓

導以通經，召除翰林編脩。遷侍講，預脩大典，出爲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陞雲南左布政使，討破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獻俘于朝，賜白金綵幣，徵詣行在。陞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言。迪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子少保，辭無俸，不受。靖難師起，數上疏陳論大計。文皇帝即位，責問迪，嫚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親累我，迪叱曰：『豎子，勿復言。』因罵不絕口。命割鳳山等鼻舌，熬熟納迪口。」

迪吐唾之。益肆指斥。遂俱凌遲而死。

卓敬

卓敬浙江瑞安人也。少讀書十行俱下。一目棄不復讀。亦終不忘。七歲有異人相之曰。此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夜歸。值風雨。迷路。得一牛。騎歸。縱之。則一虎也。洪武戊辰中。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嘗請于上曰。諸王服飾有擬天子者。此賈生所謂舛也。何以令天下邪。上笑而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

又改為源。後復稱給事中。歷宗人府經歷。陞戶部侍郎。革除初年。嘗密奏裁抑宗藩大畧。謂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則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事竟寢。文廟繼統。首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裁諸王者邪。繫之獄。遣人諷之。使受官。姚廣孝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玉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言見用。陛下豈有今日哉。遂不屈死。臨刑。神色自如。經宿。其面如生。所著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宣德間。編脩劉球作敬傳。

私謚曰忠貞

鐵鉉

鐵鉉河南鄧州人也。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遷五軍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皇帝喜之。字之曰鼎石。文廟潛邸時有訐違法狀者。屬法司鞠之。數日獄不成。高廟怒。命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之。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以屬鉉。建文朝擢山東布政司叅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芻輓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乏。既而軍敗。南奔。

與叅贊高巍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兵。固守濟南城。有攻破者。輒完之。詐開門降。伺北兵入。下板幾中。其計攻圍三月餘。不下。事聞。建文君遣使賜以白金綵幣。封三代鉉。入謝。賜宴陞右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以禦北師。還守濟南。文皇帝踐阼。械至京師。不屈。令鉉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方已。袁表曰。練陳卓。鐵死有先後。其慷慨一也。夫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而庸人多畏死。至有事二

姓周流五朝不耻者彼何人哉彼何人哉

黃觀

余於下妻後有志死一洞在書院對沙兒道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初從母

姓許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黃暉天兵入大都暉

死之洪武庚午觀以貢入太學是歲領鄉薦為明

年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

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高皇帝嘉

之擢狀元及第由翰林歷尚寶司鄉禮部右侍

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尚書以觀為

之仍掌尚寶司事奏復姓與方孝孺等親信用

事靖難師起觀奉命草詔極論大義師既渡淮

奉命徵上游諸郡兵入援觀奮不顧身且行且

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其友柯暹曰

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

日家僮自京師逃來言文皇帝索傳國寶不

得或言許尚寶已赴上游起兵因命執翁夫人

并二女配象奴奴叱取釵釧出市酒殺翁夫人

遂携二女及家屬十人俱赴淮清橋下死觀舟

次李陽河聞上已出奔而群臣奉新皇帝

即位三日矣度大事已去乃東向再拜於羅刹

磯湍急處。給舟人奮棹。挽水而死。舟人急鉤之。僅得珠系棕帽。後追捕得之。以獻。命購其屍。不獲。疑有匿之者。遂族觀家姻黨。坐繫。詔獄者百餘人。仁廟初。悉釋不問。

張統

張統字昭季。西安富平人也。以明經舉。為東宮

侍書。才識通敏。懿文皇太子器重之。洪武十

二年。陞通政司左參議。出為雲南布政司右參

政。進左布政使。凡地土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

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統所

裁定。民夷安之。入覲。考最為天下第一。高皇

帝賜爾書勞之。還治雲南。洪武三十二年。召為

吏部尚書。會脩高皇帝實錄。奉旨試翰林

之任。編纂者第其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

官徵入翰林。亦在試列。統讀其策。喜曰。明達時

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以為第一。奏授

王府審理士。奇由是知名。後果大用。其知人如

此。靖難師入京城。統自經。于部之後堂。

耿清

耿清。陝西直寧人也。個儻尚大節。領鄉薦。游國

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觀弗許固請之期明
旦即見還且曰吾縱敏能一夕盡記之邪生不
得已以假清旦來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初未
嘗假也生忿訟之祭酒清即持所假書見祭酒
曰此清燈窓所業耳即背誦徹卷及問生生無
以對也祭酒叱生退以書歸清清出即以書還
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戲耳初清赴舉
過淳化主人有女為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
不來清去即復來女詰之曰避耿秀才耳旦日
女以告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乃書耿清在此

四字令歸粘於戶自是妖遂絕甲戌會試禮部
中第三錄詩書二經文廷對賜第二人及第
入翰林改監察御史丁丑春召見嘉其材能署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革除間進左都御史改都
察院為御史府清為御史大夫文皇帝正位
方孝孺練子寧等同日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
疑焉一日清衣緋入朝先是星者奏文曲犯
帝座甚急上固疑清及朝清獨緋也命收
之搜得所帶劍因加詰責清不屈而死死之名
精英迭見久乃滅

袁袞曰黃之沉淵張之維經亦各其志也耿公慕豫讓之義袁劔以朝盡心焉耳矣成不成豈足計哉。

茅大芳侯泰郭任胡子昭胡閏

茅大芳揚州泰興人也。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皇帝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資寵渥。大芳感奮數進直諫。秦國稱治。革除間累官至副都御史。北兵起。以詩寄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壬午八月十七日與其子順童道壽同日棄

市

侯泰不知何許人。累官刑部尚書。靖難師起。泰主抗禦之策。壬午運糧至濟寧。諸郡復運糧淮。安京師告急。六月赴京。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戮。弟敬祖子玘亦坐死。

郭任鎮江丹徒人也。官戶部侍郎。戮死。子經亦處斬。次子金保。戍廣西。三子給配。

胡子昭字仲常。嘉定州榮縣人也。性忠鯁。富於經術。革除間由儒士為史官。歷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受戮。闔族放

禽第志遠官蜀府典寶避匿以免

胡閔字松友饒州鄱陽人也洪武中以薦辟都督府經歷遷右補闕革除間爲大理寺左少卿文皇帝定京師即日坐戮子傳道亦誅死次子傳慶等俱戍邊衛妻給配

袁袞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世之仕者知有身不知有君尚安望其能死哉如五公者匪躬之臣也天

鄒魏陳繼之龔泰曾鳳韶王度

鄒公瑾魏公冕俱江西永豐人也革除間鄒爲大理寺丞魏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降者公冕與公瑾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其日輟朝二人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或曰宜急迎附二人曰使我輩改其臣節明君必所不用文皇帝正位二人皆自殺詔夷其族陳繼之福建莆田人也革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建議江南僧道多占膏腴田蚕食百姓

請人給五畝。餘皆以賦民從之。文皇帝兵起，繼之累有建明，因肆指斥京師，平召繼之責問，不屈而死，遂夷其族。

龔泰，字叔安，以字行。金華之義烏人也。有異材，日記數千言，無所遺。洪武丙子，領鄉薦。明年上禮部補國子生，奉旨閱齊王府衛衆咸危之。泰綜畫周密，終其事，莫敢有撓之者。監視安東護衛倉儲，廉平惟允。人用畏服。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遷都給事中。歲壬午六月，文皇帝既渡江，與其妻傅氏訣曰：「事至此，我死必。」

矣。爾第携幼穉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也。言未既，火起內庭，馳赴之道為兵校所執。見文皇帝於金川門，命非奸籍者盡釋之。泰獲釋，即自城上投下死。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也。洪武末，登進士。革除間，為監察御史，嘗侍班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廷劾之曰：「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言甚切直，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通其節，納書鼓風達。」

之不報。文皇帝即位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
赴。加侍郎召之又不赴。乃刺血書憤詞於襟。其
略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強。讀
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死
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囑其
妻子曰：勿易吾衣。遂自殺。妻李氏亦死。
王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也。由儒士為山東道
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嘗監革除二年。會試
壬午七月。以奸黨發。賀縣千戶所充軍。出不遜。

袁表曰：古人有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
難無伏節死義之臣。豈不信然哉？鄒魏六公面
折廷爭。竟效納肝之節。守死善道。非斯人其誰
乎。

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也。洪武中辟仙居
訓導。改德安府學。尋拜漢陽知縣。革除初。召為
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重好惡。辨邪
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可
施行。且曰：太祖皇帝除姦剔穢。抑強鋤梗。如

醫之去疾。農之去草。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膏
嚴於去草。則或傷其禾稼。固自然之勢也。然體
膚之疾去。則宜調理其血氣。禾稼之草除。則宜
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歸之靖難師
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文皇帝渡江州。人皆
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以泰為貳令。執
之。泰以情告。乃釋泰。謀再舉。然知事不可為。乃
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曰。人生空壤間。忠孝貴
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
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

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
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
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
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慙於後世。遂
自經。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
祠山之麓。希年亦台人。卒收葬之。尋有詔。治奸
黨。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死。或上其所賦詩。
文皇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叔
英嘗於武昌覽揚士奇文。稱曰。此王佐才也。及
官翰林。遂以士奇薦世。以叔英為知人。

周是脩

周是脩者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也洪武間
舉為霍丘訓導入見 高皇帝問曰汝年幾何
對曰四十家居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 上喜
之擢為周府奉祠正從王出巡漢北渡黃河歷
太行入邯鄲過趙襄子故都為文以弔之北逾
燕都出居庸抵黑山觀蘇李衛霍之遺跡應教
作詩賦援筆立就思如湧泉是脩慷慨以志節
自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
貞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

近世貞烈死節之事史傳所遺者作觀感錄華
除初有告言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脩以
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脩纂翰林數陳論國
家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
屹不為動 文皇帝既渡江駐兵金川門宮中
悉自焚明日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縉胡
廣蕭用道楊士奇入應天府學自經越數月或
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文皇帝曰彼各
為其主耳置不問初是脩與士奇等約同死惟
是脩不食其言

戴德彛

戴德彛寧波奉化人也。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脩。陞侍講。高皇帝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黨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盍以古人之自期待哉。德彛頓首謝。由是益感奮，拾遺補闕，以直聲震于朝。改監察御史，善於其職。革除間，改左拾遺，靖難師既迫，與黃子澄等日夕畫策防禦，竟死難。

盧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台州寧海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於孝孺為外兄，而問學得之方門為多。洪武戊辰登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脩。陞太常寺少卿。革除年間多所建明。文皇帝登極，詔族其家。

袁袞曰：自王教衰而士風靡，見危授命之訓不講久矣。夫為人臣而懷二心，反竊笑死者，以為愚，真犬豕之弗若也。王周之自經，戴盧之碎首，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四子有焉。

王良

王良字敬止江西吉水人也革除己卯舉江西鄉試第一明年廷試第一以貌寢遂以胡廣易之而寘良第二授翰林脩撰聞北兵起憂輒不食日就羸僅及師日逼闔門涕泣不已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豈能復顧汝等哉是夜服腦子死辛巳九月也建文君命侍郎黃觀諭祭

樓璉

樓璉金華人也洪武中歷任宣寧仁壽二縣主

簿革除君即位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薦入翰林侍經筵文皇帝既靖內難命方孝孺草詔孝

孺哭且罵授之筆投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為之入見時孝孺方凌遲未畢璉怖受命歸而憤歎其妻曰得無傷方先生邪璉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汝輩耳一宿自經死

袁衷曰王良之憂樓璉之怖皆浩然之氣餒而未克耶夫子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二子歎焉然視反面貳心者異矣論篤君子怒焉可也

黃鉞劉政

黃鉞字叔揚蘇之常熟人也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華除庚辰進士選戶科左給事中
以憂家居壬午授禁川橋下死

劉政字仲禮蘇之吳縣人也華除己卯以春秋中應天府鄉試第一時方孝孺為考官試題出可以託六尺之孤一章得政卷大驚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批其文曰此群鳥中之孤鳳吾當虛左以處之政平生以忠義自許壬午歲聞國事慷慨不食死

袁袞曰建文君之難吾蘇死事者得三人焉而黃劉之死頗相類故附列焉夫方公信知人矣而劉之不食周粟豈行不掩言者哉

耿炳文

耿炳文者濠州人也父君用從

高皇帝取滁

和以功授總管渡江取金陵有功炳文皆從焉

丙申也張軍戰且興君用賈勇先登被創死炳

文代領其軍遂取廣德丁酉取長興禽其守將

三元帥府拜總兵都元帥守之士誠遣其將潘

元明等來寇炳文擊敗之生禽數百人斬首甚

衆辛丑士誠復遣李伯昇率衆十餘萬水陸並

進攻城甚急炳文嬰城固守晝夜應敵月餘不

能下援兵至賊遁走追斬五千級拜指揮甲辰

張兵復來寇輒敗之丙午同徐達等圍姑蘇炳
文軍城東北吳元年禽士誠論功陞都督僉事
洪武元年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二年
同徐達等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年拜秦
王府左相封長興侯十四年大破元兵于北黃
河十五年奉詔巡視陝西十六年雲南平詔炳
文往諭傳友德等班師無視城堡藉其軍賊十
九年從征雲南二十年討曲靖普安諸蠻寇平
之二十一年北征捕魚兒海二十四年賜第鳳
陽賞賚殊渥追封君用為長興侯二十七年討

破陝西兩當縣妖賊三十年蜀中盜起并征西
將軍勦平之三十二年鎮守遼東革除改元靖
難兵起拜炳文大將軍自遼東率師二十萬救
真定戰敗奔還潭沱河十月再戰死于陣

表表曰高皇帝之親征陳友諒也張士誠數
乘虛入寇然不能進取尺寸地者以長興江陰
為之扞蔽也炳文與吳良吳禎死守孤城血戰
者十餘年使高皇無東顧之憂得專意陳氏
陳城而張亦以亡耿吳之功大矣哉耿公雖老
死行間不失為忠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

又奚愧焉。

馬宣宋鑑宋忠廖鏞

馬宣以都指揮守薊州己卯七月北兵起見殺
宋鑑以都指揮守太寧己卯十月北兵至死之

昔

宋忠鎮南衛

衛使靖難後戮死子謙克軍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也祖永忠國初勲臣父權

襲封德慶侯鏞以元勲後任散騎舍人用事革

除間永樂元年四月十日就戮

張昂

張昂不知何許人革除初齊藩不靖廷議藩國

所在悉更置守區選材望者使居其地以鎮之

乃擢昂為北平布政司左布政使昂至以掾吏

李友直頗有智略遂以腹心委焉友直密以其

謀告文皇帝遂命燕山護衛副千戶譚淵於

端禮門執昂及都指揮謝貴等隨攻奪九門起

兵靖難昂不屈而死

袁袞曰建文君以北平屬昂而昂以屬李友直

甚矣知人之難也夫天將開文皇帝以萬世

之業卜鼎幽燕配天罔極而昂以淺謀自速顛

隕其智不足稱也余特以其事始發于昂且能

忘身所事。故特著焉。

姚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也。初姓季。後乃復姓。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工詩。與會稽唐志淳相倡和。洪武中。由鄉舉。歷廬州重慶同知。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高皇帝以蘇俗靡僭。峻法以齊之。乃更譎詐。蜂起。頗號難治。善洞達政體。周知人情。弛張寬密。各協事宜。數造請郡中之賢者。咨而聽焉。由是吏民敦尚禮義。輒稱大治。為列郡最。處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

候見。屏車從。躬叩門。賓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見。及賓報謁。至府門。載拜而返。善自邀還。賓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將往候之。先使人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苟明公知下士之風。月朔請胥會于學宮。善如期往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公今有官守。請姑舍是事。有急於此者。善問何事。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

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後薦爲行軍司馬。革除己卯。善畫策勤王。弁與有勞。馬壬午京師平。朝廷索黃子澄甚急。避善所。約與浮海。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伏節死。

袁褱曰。余童子時。數聞長老言姚公之治蘇。勤恤民隱。而教之以禮。其消息因革。皆可爲永久法。昔子賤治單父。夫子問之。對曰。不齊所師事者三人。有賢於不齊者五人。皆敬事之。夫子嘆曰。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也。觀姚公之禮賢者。

雖子賤何以過。是革除間。北兵長驅。列郡皆望風迎降。惟恐後。獨姚公以蘇州底節不下。伏劍而死。忠義之名。施乎無窮。卒賴得士之助。彼井蛙之徒。志驕氣滿。視布素之賤。若仇讎。然聞姚公之風。可以愧死矣。

陳彥回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也。父立誠。洪武中。歷任州縣。以非辜受重刑。彥回被逮。戍雲南。第彥回亦戍遼東。比至。蜀家人多道亡。惟彥回與祖母郭氏存焉。遇赦。貧不能歸。乃依鄉人定遠。

知縣黃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積良去官
轉依南充縣丞于中和閬中教諭嚴德教以明
經薦為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京師侍顧問
者四十日高皇帝悅之擢平江知縣駕崩彥
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等以文學庶幹薦陞知
徽州府下車政教一新士民感悅革除己卯以
考最蒙賞賚甚厚郭氏卒彥回當承重徽人赴
闕奏乞起復不報彥回哀經走闕下自劾其改
姓歷官之罪乞正名藉罷為民尋命復其官還
治徽州釋彥回遼東之役彥回復上疏乞終制

不許詔襄事畢即赴郡供職明年蒞徽州而北
兵將渡江彥回募義勇赴援文皇帝繼統械
至京師不屈而死

袁孝曰昔嵇康被戮而嵇紹卒為忠臣觀彥回
之亡命變易名姓有足哀者而卒以忠死其許
身殉國素所蓄積也豈彼苟富貴忘親事讎者
比哉

顏瓌葉惠仲鄭恕王宥

顏瓌字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魯公之後也以賢
良徵授沛縣知縣文皇帝舉兵靖難所過郡

縣皆歸附。環獨死守。李景隆之駐兵德州也。環督率淮北之民轉餉給軍。常足食。辛巳靖難師直搗濟寧。徇沛縣。沛縣人多竄匿。環輒招來之。命設沛豐軍民指揮使司。集民杜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以益軍。所存二千人皆老弱。壬午北師攻沛。遣縣丞胡先告急于徐州。而送其子有為出走。曰：汝婦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有曰：母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見者無不流涕。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環冠帶升堂南向拜。大哭曰：臣無以報

國矣。乃自經死。其子有為不忍去。自剄以從。主簿唐清典史王謙被擒皆死之。縣丞胡先收環父子屍。葬沛縣南關。題曰：顏公墓。

葉惠仲台州臨海人也。以知縣克脩史官考。革除二年會試。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二十日死。鄭恕台州仙居人也。由訓導陞徐州蕭縣知縣。壬午八月十七日受戮。子瀉湜姪溫汲皆坐死。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也。洪武壬子舉于鄉。明年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省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徵。高皇帝親試之。稱旨例。

當殊擢省自陳才薄且親老乞便私養授浮梁
教諭丁外艱起改睢陽復改濟陽靖難師至濟
陽省爲游兵所獲從容引壁辭義慷慨衆舍之
省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如何名
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
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頸觸堂柱而死後有司
立祠學官祀之子禎通判夔州亦死于賊
袁素曰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
國危則亡之若顏公者可以寄百里之命者乎
葉鄭事無所考要之皆能死者也王公觸柱有

烈士之風馬

高巍

高巍山西遼州人也洪武壬戌應貢入太學以
至孝聞詔旌表其門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
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荒田及柳末按慎選
舉惜名器數事高皇帝深嘉納之後因斷決
不稱吉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頗仍許以
姪代役建文君即位上表賀明年陳情乞歸田
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薦巍送京師巍上
書借漢爲喻其略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無

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其遠慮未始不
欲藩屏王室也。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
誼所謂一股之大幾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者
也。賴文帝寬厚長者優容之。尚不免斗粟尺布
之謠。景帝寬厚既已弗及。又輔以晁錯之刻深。
輕削諸侯。遂批六國之禍。何非命將得人民心
輔漢。則社稷危矣。我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
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首先形
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人有言。一夫當關。萬
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隣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

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
焉。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特者也。北近胡虜。故
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
州真定保定順德唐平大名諸府。所謂素土之
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
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
騎射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
四川雖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
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
肅之屬。以次星羅。此之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高皇帝之意。固欲衛中國而屏四夷也。今親王
多驕。送不法。違犯朝制者。不削則紀綱不立。削
之則傷親親之恩。有難處者。賈誼曰。欲天下之
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
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
今之勢。請勿行晁錯削奪之策。而效王父偃推
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充吳
楚潭湘。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受庸
等府。比類而分王之。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
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
其賢如漢之河間東平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
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之。再則
赦之。三犯而不改。則告之太廟。削其地而廢處
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是年齊藩不法。廷臣建議。
凡藩國所在。請更置守臣。文皇帝不自安。舉
兵靖難。魏上書請奉明詔。以口舌罷兵。願得如
魯仲連脩咫尺之書。而燕之軍將見者無不涕
泣。鄒食其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書奏建
文君奇其才。命參贊李景隆軍務。魏以為可說。

而下也。數上書。文皇帝請罷兵歸國。累數千言。皆不報。景隆戰敗。魏南奔。遇鐵鉉于臨邑。遂與協謀守濟南。頗著勞績。北兵退。與鉉燕水心亭。魏作賦以紀其事。從征晉陽。雁門等處。聞京師已平。縊死驛舍。

錢芹

錢芹字繼忠。蘇之吳縣人也。少負氣節。欲以奇功自奮。元末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絕大漠。凱還。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安負守道。為郡守姚善

所知。語在姚傳中。革除初年。詔求遺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旨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尋署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咨謀會軍府。遣芹入奏。道病卒。卒之前。猶條邊事。緩急上執政。有詔賜棺殮歸葬黃山。

袁宏曰。高生上書翩翩有策士之風。以魯鄒自負。然破竹之勢。豈口舌所能止哉。錢叟志希功名。激發姚守亦奇士也。故類附焉。

袁宏曰。革除死事者甚衆。通六十八人。文四十五人。武五人。高皇帝養士之功。亦略見矣。余旣

考宋端儀林塾張芥王佐諸家所錄及王驥所作龔泰墓表自方孝孺而下得四十三人皆有事蹟爵里稍附次作傳其無事蹟者列于後使後之人有考焉徐輝祖以功臣子赦不誅附中
山王傳吏部侍郎毛泰戶部侍郎盧迴禮部侍郎黃魁刑部侍郎暴昭宗人府經歷宋徵兵科給事中西安韓永一科云御史董庸高翔戶部主事平涼巨敬長史葛誠諸城周璿山西羅義高不危盧振謝昇黃彥清牛景先共一十七人內黃魁惟王佐所錄有之諸家無有也豈即觀歟

姑存之以俟知者

楊士奇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也少孤好學
郡縣交舉爲學官皆不就革除間翰林脩撰王
叔英薦之徵入翰林任編纂同事者皆天下宿
儒咸推讓士奇命吏部尚書張統考第其文以
官之士奇第一奏授齊府審理副文皇帝即位
擢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
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士奇七人處其中
典機密尋陞侍講仁宗皇帝立爲皇太子兼
左春坊左中允嘗於文華殿呈大學講義上

覽畢曰先儒謂克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二帝三王所以修身施之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道上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克舜講說之際必以古為證庶幾易入侍講學士王達講軋九四舉儲貳為說皇太子疑之以問士奇對曰此出宋儒胡瑗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士奇曰程子嘗言封中大文人人有用且王昭素嘗為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皇太子嘗閱真德秀所輯文章正宗喜之士奇曰德秀真儒其著大學衍義

尤有益君臣皆不可不知皇太子即取視命翻刻焉饒州人朱季友獻所著書斥瀛洛關閣之說上怒曰此儒之賊也羣臣請罪之士奇曰當火其書毋令惑人從之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以嶺南藤篋諸物將遺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閱視無士奇名乃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廷臣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當時病未有作耳且受否未可知物甚微當無他上意解命燬其目一無所問陞左諭德兼侍講

禮部尚書鄭賜爲侍郎趙珣所間憂鬱成疾忽以卒告。上疑其自盡以問翰林諸臣衆未及對士奇曰賜病已數日但未敢即安耳。上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取六年冬詔巡狩北京命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於士奇曰道中供帳皆已自備請以有字易自字士奇善之奏用儁言。明年加駕幸北京。皇太子監國命士奇同蹇義等輔導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

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耻除克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后主皆淫靡不足道。殿下明經講道之暇娛意文事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急也。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士奇曰儒者固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有道德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此。皇太子喜讀易命取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士奇因進曰易固爲卜筮作然修齊治平

之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名曰周易大義。九年。上還南京。一日召問東宮果何如。以孝敬對。使言其實。對曰有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閱。每廷御用物皆親閱封識。車駕北征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即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其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付託之重。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先是。上以問群臣曰。正旦日食。百官行賀禮乎。禮部尚書呂

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還自契丹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誠宜免賀。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聞高煦有異志。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問士奇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之矣。爾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

人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
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遷都北京。惟欲留守
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
所以全父子之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
得其反狀。及所為戰具。大怒。繫之西華門內。
皇太子力救。乃命削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
去北京甚遠。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年
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皇
太孫及諸皇孫陪謁。以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
如。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居前。東宮稍後。

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
而分列兩傍。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士奇言
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士奇筆命足之。遣人持
赴陵。俾率行之。遂以宸翰賜士奇。上命吏
部翰林舉廷臣中一人。以待皇太孫講讀。士
奇以儀智薦。衆老之士奇曰。智道理明。執守正
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北。上聞之
喜曰。智雖老。識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旦日
食宜免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仁廟即位。自
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無筆蓋殿大學士。

尋陞少保進少傅詔減冗費而惜薪司准常例
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香炭之用士奇入
奏命減四十萬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
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未有答震退徧語羣臣明日易吉士奇曰今
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
崩太宗皇帝衰服後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
今上於皇考可遽即吉乎明旦上素冠麻
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張
輔如上所服既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呂

震昨奏當易服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
執是也張輔知禮文臣乃不及邪時天下諸司
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畜馬蕃請今朝覲
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士奇奏言朝廷求賢
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
之意乎不報士奇復極論此非小失而陝西按
察使陳智亦言畜馬不便詔止散馬已領者准
官員乘馬例勿責其息洪熙元年命無兵部尚
書請辭俸許之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常以
事忤旨後陞爲湖廣按察副使因他事逮治士

奇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
省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
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疑之。上喜。即
命罷治仲成。大理少卿弋譙數言事過激。上
頗厭之。因免譙。朝士奇進曰。陛下有詔求言。
言不當者不罪。今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
戒。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遂
令朝如常。且令百官言事。毋以譙為戒。上念
士奇匡輔之益。賜璽書嘉勞。自製楊貞一印賜
之。上嘗論科舉之弊曰。北方學問不逮南人。

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
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命與禮部定議。
未上而。宮車晏駕。宣廟即位。遂行之。元年高
煦反。上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請移師彰
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上疑之。以
問楊榮。榮贊決遂傳。旨令士奇草勅。詰責趙
王。士奇不可。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
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宜加厚。庶幾仰
慰皇祖之靈。上聞士奇言。不懌而止。駕
還。言者猶未已。上皆不聽。特召問士奇。曰。論

字有誤

趙王者自益多。當如何對曰：趙王於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於羣言？乃命廣平侯表容都御史劉觀持重書往諭，且示以羣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二年安南黎利乞立陳氏後，上召士奇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當從。數年來兵民困于交趾極矣。漢舊儀珠崖前史以為美，願勿疑。上意遂決。七年建議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

察使薦舉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賊罪，併坐舉者。軍民中有才行卓異及智勇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非絲殛禹興之道也。上皆從之。正統初，數上書言軍國大計，多見采聽。進少師柱國。八年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士奇有文學，立朝四十年，公正不阿。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總裁三朝實錄，是非非悉徵諸實。每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其

所舉薦列中外者五十餘人皆有聲績篤於故
舊解縉君曰隆之死言於仁皇皆存其後所
著有三朝聖諭錄及東里文集行于世
袁袞曰今世稱相業必曰三楊而文貞居首歷
事五朝既專且久其所匡贊必以正可不謂
貞乎其動德文學人能言之至其休休樂善無
少忌嫉今之所謂大臣哉

楊榮

楊榮初名子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也洪武末
舉鄉試第一會試第三登進士擢翰林編脩

文皇帝入正大統更名榮簡入內閣典密務士
奇最年少且最警敏一日晚上出右順門召
內閣諸臣獨榮在上出示江西三司所奏吉
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朝廷初遣行
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
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榮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觀對曰計發
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至闕不足褒從之自是
益重榮時四方事殷上時步至閣中親閱視所
治稱旨進脩撰復進侍講永樂二年賜二品服

燕右春坊諭德五年奉命往甘肅視邊還奏稱
昔七年春扈從北京甘肅總兵何福奏虜脫脫
不花等率所部來歸命榮馳往處置還奏上
悅命持節即軍中封福為寧遠侯八年扈從北
征本雅失理重脩高皇帝寶錄為總裁十年
甘肅守將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居赤
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
勅彬勦之且命榮往與彬計度可否還奏餉道
艱且亘寒人疲馬瘠不可行小醜不足以煩王
師命罷征亡何叛者復歸十一年從守北京十

二年扈從征瓦剌既還脩性理五經四書大全
榮為總裁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兼庶子十五年
復扈從巡北京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
翰林學士十八年扈從北征是冬將西征親藩
奏建文中江西所集民兵可徵用上出奏示榮
對曰陛下命罷之已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
遂寢三殿災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尚書夏
原吉以兵餉不給坐繫呂震言其柔奸侍讀李
時勉數言事皆激上怒榮為委曲辯解二十一
年復扈從西征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一切軍務

悉以委榮中道軍餉不繼請班師詔可浙江三
司奏麗水政和山寇劫掠請合兩省兵討之榮
言愚民為有司所苦出不得已兵出即良民先
被害願遣使撫諭不足煩兵上從之卒無事
師次榆木川文皇帝上賓凡喪禮軍務悉裁
決於榮先馳歸以報仁皇帝即位進太常卿
逾月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陞工部尚
書賜緇纒糾謬銀圖書文廟暨仁廟實錄
皆榮總裁宣德初高煦反廷臣多觀望榮首勸
親征遂扈從討平之馬騏激變交阯黎利叛天

臣多請發兵上不聽竟偃兵息民榮有力焉
是年八月車駕巡邊至遵化聞虜逼塞下以道
陘師難並進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
獨榮從既還陞少傅賜銀圖書文曰方直剛正
正統初脩宣廟實錄榮復總裁書成進少師
五年謁告省墓還京道卒于臨安贈太師謚文
敏榮閭疏果毅遇事當為奮前不疑議刑辟片
言立決務歸寬恕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
少怠於四夷邊徼事及邊將勇怯靡不通知內
篤孝友睦嫻之行喜宿愛濟窮恤患無間疏戚

貴賤大小皆歸心焉。所著有北征記及文集行于世。

袁孝曰：余覽彭公韶贊文敏稱之曰：文武無資，通人之器信矣哉。文皇帝數出征大漠，文敏輒扈從，與密謀善斷大事，故當時稱西楊文學。東楊政事，國家有大議，文敏一言而決。夫以文貞之持正而濟以文敏之果決，其何事之弗濟。昔唐史稱宋璟善守法，姚崇善應變，二公今之姚宋也歟。

楊溥

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也。革除庚辰，登進士第，授翰林編脩。永樂初，仁宗皇帝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兼編脩。一日，東宮觀漢史，嘆張釋之不易得。溥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為釋之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為事類以獻。仁廟甚喜，賜書褒美。漢庶人潛謀奪嫡，離間官臣，下錦衣獄，十餘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上命臣測日與死為隣，方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

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甲辰
仁皇帝嗣位，榮獲擇拜翰林學士，進太常卿，兼
翰林學士。宣德、正統間，入內閣，歷官少保、兼禮
部尚書。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時名臣稱三
楊：文貞、江西人，為西楊；文敏，因居第為東楊；而
溥，以郡望，每書南郡，乃號南楊。溥謙恭，小心接
吏卒，亦不敢慢。鄉試時，胡儼典文衡，批其文曰：
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也。又曰：
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可謂知言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
效公孫弘之阿曲。遂薦為第一。世稱儼為知人。後

儼為祭酒。溥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
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表表曰：文定遭說幽困者十年，卒致顯庸，居高
思危，謙虛以下士，靖共以事君，考其勲德，亦文
貞、文敏之流亞也。

解縉

解縉字大紳江西吉水人也少穎悟絕人日記數千言終其身不忘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所對策過高讀卷者抑寘第三甲時兄綸及女第之夫黃金華同登第高皇帝喜授綸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稍暇數召見論議考其所學一日上諭縉曰爾試舉當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即具奏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

民於金炭。徐定燕都市。不芻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迓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今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玩法。司近有朋女。媿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人無所措手足矣。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瀛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不可肆俗樂。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宜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正風俗。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如藍田呂氏鄉約。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以為民表。而教化興矣。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徂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勅有司以時脩城浚濠，教民以農隙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異材。前代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宜脩復之，以養賢。極刑之禁，慮有遺材，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書奏。上奇其才，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怙勢不法，縉上章劾之。歷數其罪，泰雖獲宥，而一時多縉之直。上慮縉為衆所傾，召其父面諭之曰：「才之生甚難，大器當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復諭縉曰：「朕

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歸其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數歲，高皇帝上賓，赴臨。權臣忌縉者，謂赴臨非詔旨，坐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文皇帝正位，首問縉，既見，寘諸左右，深信任之。凡詔勅及大制作，悉出縉手。每預密議，寵賚殊厚。陞侍讀，進侍讀學士。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馬皆請難功臣也。武臣咸請立第二子高煦。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獨召縉密議，既定，秘不發。明年冊

立仁廟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拜縉翰林
學士燕右春坊大學士又明年福等初議頗泄
於外高煦讚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
泄之遂出為廣西布政司右叅議而李至剛復
言縉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京師時文皇
帝北征見仁廟而歸駕還高煦言縉瞰上
出覲諸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病
死獄中仁廟即位特官其從子禎期為中書
舍人縉有奇才名聞四夷嘗脩高皇帝實錄
及永樂大典比日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

者二孝性友重義輕利篤於故舊喜引拔士類
文翰皆精絕嘗語人曰寧為有瑕玉不作無瑕
石中人張興恃寵管人於左順門下縉過之厲
轂叱曰御座在此敢爾橫邪興俛首歛退不敢
應一語同官有失在上前率引為已過文
皇帝嘗與縉論羣臣御筆書寔義等十人名命
各疏於下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
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
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
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

心易直。確有執事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
端。於宋禮曰。顛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
通警嚴。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和駟僧之。
心既奏。上以授仁廟。曰李至。則朕洞燭之矣。
餘徐驗之。仁廟因問縉。建文所用諸人。對曰。
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復問尹昌隆。王
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
得。所惜者。帝心耳。後十餘年。仁廟出其所奏
十人者。以示楊士奇。且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
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袁袞曰。以解公之才。而受知於高皇帝。及
文皇帝。不數年。遂參鈞軸。不可謂不遇矣。然卒
以幽死。甚矣詭人之罔極也。夫以賈生之通達
國體。遭遇漢文。而竟困于絳灌。瘞死長沙。天乎
人邪。觀解公所論奏。皆明切可施行。當世其所
論羣臣優劣。十不失一。何其知人之哲也。嗟乎。
賈生之所謂輕薄。即縉之所謂狂也。語曰。高才
不達。直木先伐。信矣哉。又何足恠乎。

胡廣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也。少孤。好學。華除。庶長。擢

進士第一賜名靖除翰林院脩撰 文皇帝入
正大統復名廣陞侍講尋改侍讀陞右春坊右
庶子拜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為 上所
知一時制誥勅諭之文多出其手詔脩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命廣總裁扈從北征出居庸入大
漠王師所至功烈炳耀 皆廣紀述之癸巳再
扈從出塞禮部郎中周納奏請封禪羣臣亦多
以為言 上皆不聽廣作却封禪頌上之丁母
憂召還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
姦惡外親為民厲取遠詔能之進文淵閣大學

士兼官如故戊戌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仁

廟初加贈少師

金幼孜

金幼孜者名善以字行臨川人也洪武末中進
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 文皇帝即位改翰林

檢討簡入內閣陞侍講昭皇帝在東宮時作春
秋要旨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諭德兼侍
講七年 駕幸北京幼孜扈從八年扈從北征
十一年再扈從北征十二年復從征北虜皆絕
漠而還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詔修五經四書

性理大全為總裁官預修高皇帝實錄十八年
拜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二十年扈從
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北虜師旅數興士卒多
道病思歸文皇帝頗知之以問羣臣羣臣未
有對者幼孜具以實對請遂班師上從之中
道宮車晏駕凡喪禮軍務皆幼孜與楊榮決焉
仁廟即位進戶部右侍郎仍兼文淵閣大學士
翰林學士尋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賜
銀圖書其文曰繩愆糾謬奉命冊封趙王妃及
封梁玉洪熙元年兼禮部尚書有詔法司論死

罪多寬抑者自今臨決必會大學士同審幼孜
與焉秦詔歸省母夫人尋丁艱宣廟即位脩
兩朝實錄起為總裁明年冊封安化真寧二王
妃所過問民疾苦既還具以聞宣德六年卒所
著有前後北征錄

袁袞曰胡金二公皆以文學遇主致身清華
其鴻議密謨不可得而聞也觀胡之頌却封禪
金之勸班師其持正亦足多矣豈彼逢迎容悅

者哉
胡儼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人也。洪武丁卯中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乙榜授華亭教諭能以師道自任講授每至夜分。大寒暑不廢也。丁內艱去。丙子改授長垣。上疏乞近地以便養親。詔許之。改饒之餘干。遂著為令。己卯薦陞桐城令。以愛民為政。苟可便民者身任之。奏免積逋邑中多。虎害禱於神虎遂滅跡。嘗督漕至三山值大風。雲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急援之全活者三十餘人。捕蝗道見餓病者命里胥悉掖扶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活數百人。壬午

文皇帝入正大統召試稱旨授翰林檢討陞侍講簡直內閣凡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耻以材智先人。甲申陞左春坊諭德尋拜國子祭酒。庚寅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皇太孫監國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覆陳之。及官祭酒以身率諸生。一時人材翕然從化。文皇帝甚禮重之。幸大學賜坐講經齋。予優渥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戍邊。以儼言獲免。洪熙春引疾加太子賓客致仕家居。二十餘年以德望重天下。正統八年八月二十

七日卒。

袁襄曰余嘗聞胡公之為祭酒以身為教不言而諸生自化今大學生猶稱之曰前有宋胡後有李陳美矣哉

